



生活滋味

夜色沉醉

□朱文虎

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,一阵晚风轻拂面颊,给人带来一丝清凉。缤纷的灯火,为这座城市穿上华丽的彩服。架设在家乡射河的新世纪桥边上,灯光柔和,桥边上摆放许多蔬菜瓜果地摊和小商品地摊,摊主的叫卖声和市民的谈笑声融合在一起,不断在夜空中回旋。

我家靠近射河。每次从外地回乡,都习惯性到射河边走一走,看看射河风光带景致,满足我对家乡的依恋之情。这条流淌上千年的河,穿越县城中心,夜幕下绽放着迷人光泽。河两岸高楼林立,错落有致,缤纷彩灯勾勒出楼宇轮廓,倒映在水面,如诗如画;河岸杨柳依依,翠绿锦绣,守望河水;一座座古色古香的小亭,点缀小城的秀美姿色;一道道栈桥依偎河床,诉说着射河古今的美丽故事。漫步于此,与河对话,抛开烦恼,点亮心灯,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家乡这座新世纪桥,属步行桥,一桥飞架南北。该桥位于县城老城区的园林南路与射河北路交会处。桥体结构美观,造型独特。引桥为圆旋转形,因而,被人们形象比喻为“螺丝桥”。我已多年未上过这座桥了,这次回乡路过此地,登桥观望射河夜色。

夜色浓浓,月亮在天空露出朦胧的笑脸。走上桥后,一盏盏灯洒下霓虹色光亮,只见桥上熙熙攘攘,热闹非凡,夜晚到这里散步纳凉的人流涌动,一辆辆骑电动车的人,亮着车灯,按喇叭,来回穿梭。我行走在密集的人群里,边走边看,这里好热闹啊!在一个地摊上,我看到许多大小不同古铜币和一些铜制工艺品物件等。摊主是位中年男子,正耐心等待顾客选购古玩物件。此时,地摊上有四把黄亮铜勺拽住我的目光。这不是我小时候熟悉的铜勺子嘛,现年代已远,这样的铜勺如今已消失在人们生活视线,成为稀罕物。

在另一蔬菜摊位处,我看到一位头发花白、脖子上挂条毛巾、脸上冒着汗珠的老奶奶,她坐在地上时不时地吆喝:“新鲜蔬菜,便宜卖了。”我上前问老奶奶:“这么晚哪有人买蔬菜啊?”她说:“我的蔬菜是自家田里长的,不打药水,都是绿色蔬菜。”我又问:“晚上买蔬菜到家放一夜,不是不新鲜了吗?”她说:“你可放在冰箱里保鲜。”话音刚落,果真有一对年轻夫妻来到她摊位前,买了毛豆、黄瓜等蔬菜。这时,老奶奶脸上露出笑容。

站在桥上,晚风送来凉爽的风。我手扶栏杆,极目远眺,河水轻盈地向东流去,河岸灯火像无数的星星在闪烁,燃亮夜空,照亮我心。秀美灯光把射河染成七彩斑斓的世界。这里的夜景,宛如一幅夜景图,美不胜收。

这座在夜色茫茫中的桥,灯火明亮,人气旺盛,夜市活跃,为人们购物、休闲、娱乐、纳凉、观景提供了好场所。这里已形成夜市气候,也成了家乡的一道独特风景线。

流年碎影

萤火虫提着灯笼,在老塘上空飞来飞去,为夜晚增添了几分浪漫。青蛙们蹲在荷叶上,“呱呱”地唱着,奏响了夏夜的交响曲。

老塘

□陈树华

上个月,我从南京赶回故里。当踏上那条既熟悉又陌生的乡间小路时,不经意间朝路西一瞥——那片承载无数记忆的老塘,竟已被黄土填平,取而代之的是随风起伏的新种庄稼,似在无声诉说着岁月的变迁。

刹那间,记忆如潮水般奔涌,儿时的老塘在时光深处愈发清晰。那时的它,宛如镶嵌在村庄里的璀璨明珠,澄澈而灵动。塘边芦苇郁郁葱葱,随风摇曳,似飘动的绿绸带。端午时节,村民们会采下宽大的苇叶,裹着糯米与红枣,包出一个个清香四溢的粽子。芦苇丛中,藏着许多可爱的水鸟,时而嬉戏打闹,时而梳理羽毛,清脆的鸣叫声为宁静的村庄增添了不少生机。岸边的洋槐树、楝树枝干粗壮,树冠如伞,高高的枝丫间,悬着一个个喜鹊窝,远远望去,恰似大自然精心装点过的艺术品。

老塘边的几处码头,曾是村里最热闹的场所。清晨,天光未亮,女人们就端着木盆,踩着露水来到码头。木槌敲打衣服的“砰砰”声,与她们的谈笑声交织在一起,唤醒了沉睡的村庄。中午,码头上又热闹起来,大人们在此淘洗山芋、择菜洗菜,为一家人的午饭忙碌着。傍晚,夕阳的余晖洒在水面,村民们纷纷来担水。此时的老塘,仿佛也被这份热闹感染,鱼虾欢快地游到柳篮边,跳进木桶里。记得我小时候洗猪菜时,常把鱼钩扎在山芋叶上,那些只顾抢食山芋叶的鱼,浑然不觉危险降临,我因此钓到好多青鱼。劳作一天的社员们,疲惫地来到码头,舀起清凉的塘水从头浇下,暑气与劳累也随之消散。他们把脚浸在水里,享受着片刻的惬意,调皮的鱼虾不时轻吻着他们的脚蹼。

夏天的老塘,是孩子们的欢乐王国。酷热的中午,整个村庄仿佛都被热浪笼罩,唯有老塘依旧清凉。我们光着身子,像欢快的小鱼跳进水里,溅起一片片水花,笑声、水声在塘面上回荡。我们常常泡到皮肤发白,直到夕阳把天空染成绚丽的红色,才依依不舍地上岸。那时,我们不担心喝生水会生病,口渴了,就双手捧起这老塘的水,“咕噜咕噜”地喝上几口,清甜的滋味,直沁心田。夏天发水时,塘水满溢,鱼儿顺着水流游到门前、田里,给大家带来惊喜。塘里的菱角、莲藕肆意生长,荷花亭亭玉立,微风拂过,清香扑鼻。胆大的孩子会坐在木桶里,划到塘中采摘鲜嫩的菱角,剥开一尝,清甜可口,脸上尽是满足的笑容。夏夜的老塘,美得如梦如幻。皎洁的月光倒映在水面,微风拂过,月影摇曳,像是在跳舞。萤火虫提着灯笼,在老塘上空飞来飞去,为夜晚增添了几分浪漫。青蛙们蹲在荷叶上,“呱呱”地唱着,奏响了夏夜的交响曲。

冬天,老塘结上厚厚的冰,摇身一变成我们的滑冰场。小时候的我们脚上穿着大人用芦苇花做成的毛窝,反复从老塘这边滑向另一边。即便是西北风在耳边呼啸,身体却感觉暖暖的……每到春节,生产队就会用手扶拖拉机带动抽水机,将老塘的水抽干,把捕起的鱼虾分给社员过年,分到鱼的那一刻,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冬闲时,生产队组织社员清理塘底的淤泥,当作有机肥挑到田里。经过一番清理,水塘变得澄澈透明,宛如一块晶莹的翡翠。来年春雨过后,它重新溢满老塘,恢复往日的生机。

时光飞逝,随着自来水的普及,老塘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。然而,老塘的水,曾流淌在几代人的生命里,承载着数不清的故事与情感。

临走那天,我再次来到这里,望着眼前的庄稼地,我想,老塘的记忆,不应只是我们这些人的独家珍藏,它也会化作养分,滋养新一代人的美好生活。带着这份期许,我踏上返程,而老塘的点点滴滴,早已深深镌刻在我的生命中。

灯下漫笔

文字的神奇力量

□李伟明

周末,我参加了一个特殊的读书分享会。与会人员都是因为共同的兴趣、共同的追求、共同的情怀而走在一起。读书活动的主角是一位叫唐茂祥的老先生,大多数人在此之前不仅不认识他,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听过。但他在写作上的执着,却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。老人77岁高龄——当然,这并不算什么稀奇事,比他年纪更长的写作者也不乏其人。他的特殊在于,早在25年前,就不幸患了鼻咽癌,而近些年,病情使他既不能说,又不能听,还不能吃喝。在会场,他的鼻腔还插着管子,只能以表情或纸笔与大家交流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老人陆续写下了三部长篇小说,逾百万字,尤其是最新一部《大河上下》,更是在病床上完成。

一位70多岁的老人写长篇作品,已让人惊奇,而唐茂祥先生以这种身体状况,能达到如此可观的写作数量,就更让人惊叹了。这种精神,如果不是对文学爱得深沉,爱得炽热,那真是不可想象的。这些文字,也最能证明老人对文学的那份真爱。

在老人身上,我真切看到了文字汇聚成一股神奇力量,让他“以梦为马,书写传奇”。

在这里,我们看到,文学是许多人潜伏在心底的追求。就像武侠小说中常有名不见经传的高人突然现身,文学领域也不乏这种情景。民间从来不乏写作高手。有的人,平时不显山不露水,但一旦埋藏在他心里的那颗种子被激活,就一发不可收,写作的态度超过许多专业作家。唐茂祥先生就是这种情况,他本非文坛中人,一辈子干的工作和文学毫无关系。十几年前,还有一位长篇小说作者,也是退休后,拾起年轻时的梦想,写起了小说,一部接一部出版,可读性挺不错。另一位朋友的父亲,文化程度不高,却以年近八旬的高龄,写下了一系列回忆性散文,结集出版之后,受到同龄人的欢迎,还带动比他年纪更长的人也写起了回忆录……而更多人,则可能只是有这种想法,或者也写了一些东西,但未必有机会呈现给外人共赏。我经常听到一些文化程度并不高的人冷不丁地说,想把某事写下来,给后人留下一点东西。有这么多默默无闻的追求者,这也是文学之幸。

在这里,我们看到,写作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精神支柱。唐茂祥先生面对健康的困惑,最终战胜了病魔,拿出了沉甸甸的成果,靠的就是精神上的力量。长篇小说耗时耗力,一般的写手不敢轻易尝试,而他已悄然完成了三部。如果不是强大的精神力量,一位癌症患者,哪敢考虑这种高难度的事?这种力量是神秘的,不可抗拒的,一旦迸发,威力无穷。人就怕失去兴趣,失去追求,失去激情,在困境中让精神世界垮塌下来。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人生面对的坎坷也许是无常的,但如果有坚毅的精神作支撑,便能将一切不利因素皆付笑谈中。对一个有文学情结的病患来说,以写作为精神支柱,就等于找到了灵丹妙药。

在这里,我们看到,文字或将拓展生命的长度与宽度。不说久远,单说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来,世上曾经有过多少人?这个数字是无法统计的。而能留下名字的,都是因为凭借文字,不管是自己写,还是被人写。尤其是那些优秀的作者,文字铸就了他们的灵魂,文字传递着他们的体温。好作品能够经受起时间的检验,让它承载的内涵流传久远。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。作者应当善待自己的文字,它是甘苦的路程,是思考的印记,是存在的证明。这也是文字最大的意义。写作可以穿越时空,演绎千百种人生。在这种愉悦与共情之中,作者的生命因此丰富、绵长、厚重、立体。

拥抱文字是人生最美好的体验。在一位老人身上,我们再次相信,写作让人热爱生活,创造奇迹,实现梦想。写作,值得。

